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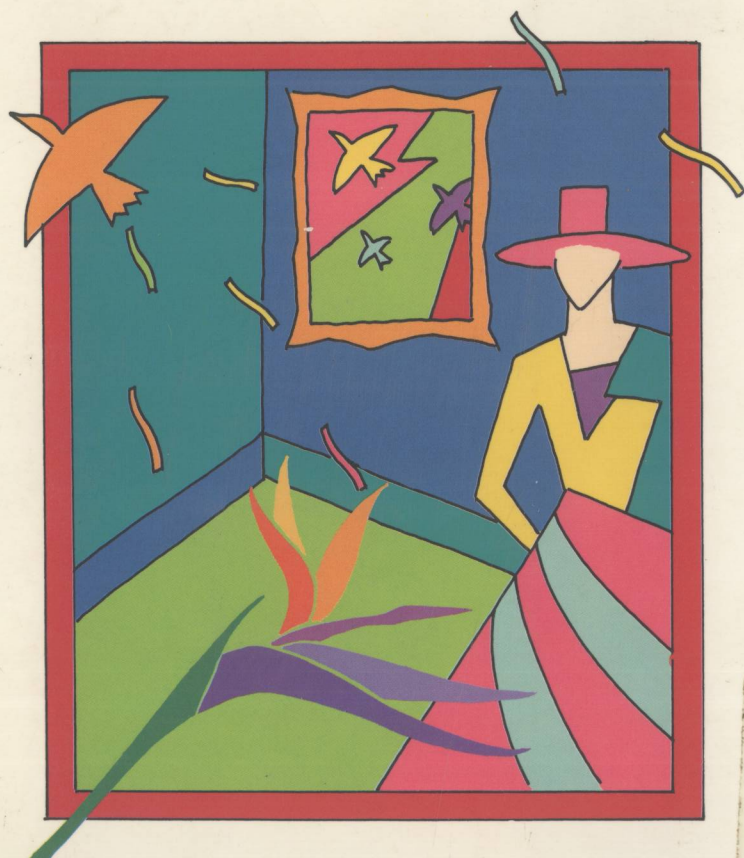
梅森探案

之

神秘佳人

作者／E.S. 賈德納

法律解析／李家慶律師



【梅森探案系列】

- | | |
|----------|----------|
| 1. 繼女的秘密 | 定價 200 元 |
| 2. 各懷鬼胎 | 定價 200 元 |
| 3. 美麗的乞丐 | 定價 200 元 |
| 4. 邪惡的愛神 | 定價 200 元 |
| 5. 奪命鎗聲 | 定價 200 元 |
| 6. 死亡陷阱 | 定價 200 元 |
| 7. 藍鬍子之死 | 定價 200 元 |
| 8. 蘇菲亞之謎 | 定價 200 元 |
| 9. 恐嚇者 | 定價 200 元 |
| 10. 池畔殺機 | 定價 200 元 |
| 11. 蠟燭奇案 | 定價 200 元 |
| 12. 神秘佳人 | 定價 200 元 |

法庭推理經典 12

梅森探案

之
神秘佳人

E · S · 賈德納 / 著

月房子出版社 出版

〈推薦序〉

「梅森探案」的推理激辯，讓您猶如置身法庭中。

名書評家／景翔

一百五十年來，從最早範圍比較狹窄的解謎式偵探小說發展到今日流派類型衆多，內容也包羅萬象的推理小說，唯一不變的是根據已知的情況和線索，運用邏輯推衍、分析、歸納、辯證，從而得出謎底或真相，其間的過程曲折變化，正是推理書迷最大的閱讀樂趣所在。

各種不同類型的推理小說，其重點自然也各有不同。除了仍被視為推理小說主流的正統（本格派）推理小說著重解謎和詭局之外，懸疑驚悚推理小說不但要解謎，還重視描寫心理。冒險及間諜推理小說注重諜報和冒險行動。硬漢派推理小說強調社會寫實風格和動作場面。奇幻推理小說牽涉到靈異。幽默推理小說以俏皮與諧趣取勝。社會派推理小說重視日常性和現實面，反映社會現象，也對社會問題提出批判。警察推理小說在警方有組織的偵查活動外，討論警界的各種問題。而法庭推理小說更是一個比較具有特殊趣味的類型。

法庭推理小說顧名思義，必定有唇槍舌劍的法庭辯論場面，而且通常案件的真相也就是在法庭上，由檢方和辯方的律師向證人盤詰之中逐漸顯露，終於獲得解決。至於法庭外的戲則可以是其他任一類型的推理小說，只是偵推的過程會以蒐集最後用於法庭上交叉訊問的資料為目的。而在專門

知識的運用方面，自然是各種相關法律條文的應用和解說，甚至包括判例的引用等。

在法庭推理小說中，最爲著名，作品數量也最多的，應該是E·S·賈德納的「梅森探案」。

賈德納一八八九年生於美國麻省的莫爾町，在印第安納州巴爾巴蕭伊索大學畢業後，就在法律事務所任職，一九一九年取得律師資格，兩年後自己開業，同時也用不同筆名爲雜誌撰寫短篇小說。但真正使他聲名大噪的，是一九三三年發表的「天鵝絨之爪」（台譯「蛇蠍美人案」），也就是梅森探案的第一篇。次年賈德納不再擔任律師而成爲專業作家。單是梅森探案就有八十二部長篇（其中最後兩本是在一九七〇年作者過世之後，才由遺稿中發現的）。而據以改編或以此人物編撰而成的電視影集，是截至目前爲止，製作集數最多，播映時間最長的推理影集，始終列名在「安樂椅神探」這本雜誌的影視專欄作家雷克·梅耶所選的十大電視推理影集的名單中。

「梅森探案」因爲偵查過程繁簡不一，梅森卻常有權宜行爲，甚至游走法律邊緣的言行。而每是已到開庭審理時，梅森還顯然落落下風，卻能在最後關頭反敗爲勝，使全書有圓滿的結局。賈德納的才華和技巧在這些看似相類的框架裡，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來。不單是有純粹正宗解謎推理，也有近乎懸疑推理或犯罪小說的，梅森本身的行動，有時也接近冷酷派的私家偵探，涉及社會問題影響案件發展時，也能有所揭露和批評，有的採用科學實證，有的訴諸心理分析。

做爲重頭戲的法庭辯論，則推理鬥智，奇招迭現，尤其是兩造相互辯難的時候，步步進逼的緊張氣氛，使讀者有如置身庭內。最後結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由邏輯上來細加推敲，又全都在情理之中。說「梅森探案」是法庭推理小說的經典代表作品，應該是殆無疑義的了。

◎人物簡介

- ①佩利·梅森：名律師，本書主角。
- ②戴拉·史翠特：梅森之女秘書。
- ③保羅·德瑞克：私家偵探。
- ④鮑伯·芬其利：大學生。
- ⑤露西兒·巴頓：美艷少婦。
- ⑥威勒德·巴頓：露西兒的前夫。
- ⑦羅斯·霍利斯特：石油經紀商，露西兒的未婚夫。
- ⑧亞瑟·考爾生：化學家，露西兒的朋友。
- ⑨史蒂芬·阿及爾：石油經紀商，羅斯·霍利斯特的合夥人。
- ⑩卡羅姐·布恩：車禍目擊者。
- ⑪丹尼爾·卡費：車禍肇事者。
- ⑫達利·蓋茲：石油經紀商，羅斯·霍利斯特的合夥人。
- ⑬艾妮姐·喬丹：露西兒的朋友。
- ⑭哈特維爾·畢特金：露西兒的前夫，史蒂芬·阿及爾的私人司機。

- ⑮羅斯柯伊·韓森：商業公司的老闆。
- ⑯法蘭克·英格：保險公司理賠員。
- ⑰卡爾·艾弗特·高森：露西兒的鄰居。
- ⑱崔格：警官，洛杉磯警察局兇殺組組長。
- ⑲侯坎：洛杉磯警察局警官。
- ⑳傑瑞·藍道：德瑞克偵探社探員。
- ㉑漢密頓·伯格：地檢署檢察官。
- ㉒奧斯柏恩：法官。

前言

我的一生都在爲弱勢團體奮鬥，並且努力促進司法革新。

我相信每一位本書的讀者，都對於預防犯罪和司法程序有濃厚的興趣。我希望這篇前言能夠喚起社會大眾對於目前司法體系上一項極不公平現象的重視。

當一個刑事判決執行期滿時，受刑人踏出監獄，從此恢復自由。理論上來說，他已經還清對於社會的債務，擺脫昔日的罪惡，重新做人。但是，實際上有太多的例子顯示，服刑完畢的受刑人，他們的心中充滿怨恨，對社會滿懷敵意，監獄的再教育功能在他們身上絲毫不起作用，他們在出獄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繼續從事危害社會的行爲。

身爲司法體系中的一環，假釋委員會當然瞭解這種情形。

當受刑人在服刑期滿之前獲准假釋，我們的司法體系會對他進行必要的監督：受刑人出獄後，必須向假釋官報到，暫時從事假釋官所指定的工作，並且定期和假釋官聯絡，如果受刑人違反這些規定，他的假釋命令將被撤銷，重回監獄服刑。

即使是最無可救藥的受刑人，只要他們的行爲舉止有些許改善，他們的人格有一絲重新

回歸社會的可能，假釋委員會都會考慮這些因素，做成准許假釋的決定，因為這樣做雖然會有風險，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完全不給受刑人改過的機會，把他囚禁在監獄中，直到刑事判決書上服刑期間的最後一刻，再迫不得已地釋放他，讓他充滿怨恨地消失在人群之中，而沒有任何公權力的監督要來得好。

基於以上的觀點，假釋委員會運用國家所賦予他們的權力保護社會，同時給與受刑人改過自新的機會。

准許假釋的受刑人出獄之後，如果他真的回歸社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那麼我們就不會再聽到有關這個受刑人的任何消息了，社會大眾不會注意到有這麼一個受刑人，因為假釋委員會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而重新回歸社會，變得溫文有禮、努力工作，他還清對這個社會的債務，重新站了起來。

但是，如果准許假釋的受刑人再度犯罪，那麼社會大眾就會發出強烈地譴責，假釋委員會也將因此備受責難。

毫無疑問的，有許多假釋案件在事後的檢討中，可以發現他們其實不應該獲准假釋，但是，在此同時，卻有更多因為假釋制度功能正常發揮，而改過自新重回社會的成功案例發生。

事實上，社會大眾並不了解，這些准許假釋之後而再度犯罪的人，縱使沒有假釋委員會

做成准許假釋的決定，終有一天，他們還是會刑滿出獄，回到我們的社會裏。

然而，即使社會大眾普遍不諒解，媒體經常做出不公正的批評，假釋委員會依然謹慎小心、兢兢業業地執行他們的職務，他們詳細研究每一個案例，儘可能地做出正確的決定。

有很多時候，假釋委員會之所以做出准許假釋的決定，是因為我們的監獄已經人滿爲患，無法收容新人犯了。納稅義務人拒絕編列預算增加監獄的容量，然而執法部門仍然不停地把新的人犯送進監獄裏，在這種情形下，假釋委員會必須儘可能地做出准許假釋的決定，空出牢房，讓新的受刑人可以入獄服刑，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假釋委員會別無選擇。有的時候由於假釋委員會准許假釋的決定，使得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然而，這是整個司法體系的問題，並非假釋委員會犯了錯誤，而我們的社會輿論卻把所有的指責全都指向假釋委員會，這是目前司法制度中，一項極爲不公平的現象。

大多數假釋委員會的成員都成功地發揮了他們的功能，但是他們卻只受責難，而毫無掌聲鼓勵。

因此，在這篇前言中，我要向這些不辭勞苦、勇氣可嘉的假釋委員會成員們，獻上我的敬意，我要把這本書獻給今日社會中公共關係最弱勢的團體——假釋委員會。

1

早上九點整，佩利·梅森走進餐廳，和保羅·德瑞克共進早餐。

身材高大的德瑞克對梅森笑著說：「你遲到了三十秒，佩利。」

梅森搖搖頭說：「是你的錶快了三十秒。點過餐了嗎？」

德瑞克說：「點過了，我點了雙份鳳梨汁、火腿蛋、土司還有咖啡，一會兒就送來了。你有沒有看到今天報紙上的廣告？」

梅森問：「什麼廣告？」

「就是有關芬其利那件案子的廣告。」

「我正要問你這件事呢！」

「我登了兩則廣告，一則在今天的早報上，另一則在昨天下午的前鋒報上。」

侍者走進包廂，送上一杯鳳梨汁，說：「早安，梅森先生。德瑞克先生吩咐我幫你準備一份，他說你會來的。火腿和蛋馬上好。」

「我這不是來了。」

德瑞克喝了一大口鳳梨汁，然後從公文箱裏拿出一份報紙說：「你自己看吧！」

梅森看著德瑞克所說的那則廣告：

「懸賞一百元。」

本月三日下午五點在希克曼大道與佛米西露街交口更換備胎的兩位先生小姐，請與保羅·德瑞克偵探社聯絡，本社希望你們能提供辨識資料，找尋當時駕駛一輛黑色轎車，沿著佛米西露街高速向東行駛，撞上正在希克曼大道上向北行駛的福特轎車的車主，本社將提供一百元現金的酬勞。依據現場其他目擊者表示：當時坐在車上的年輕小姐，曾經記下肇事車輛的牌照號碼，但是在救護車趕到之前，已經先行離開。除了上述兩位先生、小姐之外，任何人提供線索，協助本社查出肇事車主者，也可以獲得一百元酬勞，請與洛杉磯郵政六二四號信箱德瑞克偵探社聯絡。」

梅森放下報紙，說：「這辦法應該會發揮效用。芬其利家那個男孩傷得很重，我最恨肇事後逃逸的駕駛人了。」

「恐怕肇事者因為喝了幾杯，不敢留在現場，」德瑞克說：「當然那輛車裏的人也可能什麼都沒看見。」

「據我所知，他們看見了。」梅森說：「這一男一女開了一輛淺褐色且相當新的轎車，車禍發生的時候，那個男人剛換好輪胎，把沒氣的輪胎放進行李箱裏，那個女人在一本筆記本上記下了一些資料，顯然應該就是那輛把芬其利的福特車撞得碰上路燈桿的肇事汽車的車

牌號碼。」

侍者送上火腿和蛋、咖啡以及烤成黃褐色的土司。

德瑞克問：「假如這兩個人的證詞對你的當事人不利呢？」

梅森說：「只要他們說的是實話，就不可能對我的當事人不利。無論如何，我要知道他們的身份，我可不希望他們就這麼躲起來，然後有一天突然出現，替被告作證。」

侍者把頭伸進包廂來，帶著歉意說：「德瑞克先生，你的辦公室打電話來，你的秘書要我轉告你，你們所登的那則廣告已經有回音了，並說你和梅森先生共進早餐時，會知道這件事。」

德瑞克說：「告訴我的秘書，派個人，立刻把消息送過來。」

梅森笑道：「保羅，可見廣告的威力真是驚人。」

德瑞克說：「可見錢的威力驚人吧！」

梅森說：「芬其利家那個男孩腰骨被撞斷了，他今年正要從大學畢業呢！我一定要找出這個肇事後逃逸的駕駛人，讓他付出代價。」

德瑞克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疲憊地對梅森說：「我想你恐怕沒有辦法讓他付出代價。就算那個肇事的駕駛人當時是酒醉駕車，如果是當場逮到他，你還可以證明這件事，可是現在，他會編一個完美的故事說是芬其利家的車子撞上他，而他回頭看看深信沒有造成損

害……」

梅森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要控告他駕車肇事後逃逸。」

德瑞克說：「你辦不到的，這個傢伙會去找一兩個具有影響力朋友打電話到地檢署，然後你會發現城裏到處都有具影響力的人忙著打電話去說，這個肇事的駕駛人是個多好的人，照顧家人、關心貓狗，還會捐款給宗教團體和政黨。」

梅森說：「就算這樣，我也要把他弄上證人席，拆穿他的假面具……」

德瑞克說：「你也別想這麼做，保險公司的業務代表一定會找上芬其利家的人，告訴他們：『如果你們告上法院，就算熬過一場審判，也得付一大筆律師費，等到那時候，也還不能結案，得一路告到最高法院，而最後的結果還不如讓我們現在就接手。我們會付給你們所有的醫藥費，再賠一點錢讓你們可以買部新車。事實上，用我們的關係可以給你弄部最新型的……』」

「閉嘴！」梅森笑著打斷德瑞克的話道：「你把我的食慾都破壞了。」

德瑞克說：「我只是告訴你這件事情會如何發展。」

梅森對他說：「我知道它會如何發展，不過你讓我查出開那輛黑色轎車的人，我是一定會讓他傷一下腦筋的。」

兩人默默地吃著早餐，侍者再度走向前來，說：「您公司的信差來了，德瑞克先生，他

要我把這封信給您，並問您，是不是要他等候您進一步的指示。」

德瑞克說：「不必了，這封信應該很清楚了。」

德瑞克將這封寄至偵探社，以馬尼拉紙製成的信封打開，說：「佩利，這裏頭有件重要的東西。」

德瑞克在餐桌上方搖了搖信封，一把鑰匙掉出來落在桌巾上。

德瑞克驚訝地看著這把鑰匙。

梅森說：「也許是案情的重要關鍵。」

「別太樂觀！」德瑞克有點保守的說。

梅森問：「信呢？」

德瑞克把鑰匙留在桌巾上，從信封裏抽出一張色澤優美的信紙，說道：「信上所寫的發信時間是昨天下午，收信地址是德瑞克偵探社，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敬啓者：

你在前鋒報刊登的廣告上，所要找尋的這兩名證人是不會主動和你聯繫的。基於正義感的驅使，我願意提供你以下消息。

昨天下午，當希克曼大道和佛米西露街交口的車禍發生時，露西兒·巴頓和一個男人（這人的名字我並不知道）正在路邊更換汽車的輪胎，這部淺褐色的轎車是屬於露西兒·巴

頓所有。當時這部車正停在希克曼大道東邊，佛米西露街的南側車道上，露西兒·巴頓小姐曾經將肇事後沿著佛米西露街向東逃逸的轎車車牌號碼記下。

之後，她把記下肇事車輛車號的事告訴她的男伴。他非常驚慌，告訴她如果讓人知道當時他們曾經一起出現在那裏，他就完了（我無法查出這位男士是誰，以及他不願意身份曝光的理由）。我是露西兒·巴頓的好友，我知道這件事使她的良心十分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她既不能提供你們所要的線索，也不能承認當時她正在事故現場。

不過，我弄到一副她住處的鑰匙，她住在南岡德拉街七一九號的二〇八號房。這是一個幢有一個大門的小型公寓，任何住戶的房間鑰匙，都可以打開大門。如果你拿著信封中這把鑰匙，在五號下午兩點到五點之間的任何時間到那幢公寓去，你會發現那兒不會有任何人在。客廳右上角有一張書桌，書桌右上方的抽屜中有本真皮封面的記事本。在記事本的倒數第二頁，你會發現你要的那個汽車車牌號碼。等你們達成目的，並確定這就是你們所要找的車後，我會再與你們聯繫，取回這把鑰匙，並且收取你們在廣告中所承諾的一百元酬勞。

你的朋友 敬上

德瑞克看著梅森，說：「真是莫名其妙。」

梅森問：「有任何手寫的筆跡嗎？」

「完全沒有，連簽名都是用打字的，整封信都一樣。」

梅森說：「讓我看。」

德瑞克將信交給梅森。

「這個人的打字技巧很差，保羅。」梅森說。「字與字之間的距離不規則，敲擊鍵盤的力度也不一致，還有一些字母重複打在一起，我想，這一定是個業餘的打字員所打的。」

德瑞克點點頭，說：「不錯，這看起來像是用兩根手指打出來的。不過，打字的速度應該相當快，因為這樣才會出現字距不整齊以及跳格的現象。現在，你打算怎麼辦？」

梅森說：「鬼才知道，不過看起來像是個陷阱。還是讓戴拉用她女性的直覺看看這件事，聽聽看她覺得如何。」

梅森拿起鑰匙觀察著，鑰匙上印著「二〇八」，然後他將鑰匙放進襯衣的口袋，說：「無論如何，這總是一個線索，我們不能輕易放過。」

德瑞克忽然擔憂地說：「別接近那幢公寓。佩利，太危險了。如果有人逮到你到那幢公寓附近探頭探腦的話，他們會……」

「會怎樣？」梅森微笑問道。「要定賊的罪，得先找到犯罪動機，或是……」

「或是……」德瑞克意味深長的說：「有人可能會誤以為你是闖空門的，先開槍再說。」

梅森說：「但你總不會要我放棄這條線索吧，對不對？」